

6818

40495

73.17

207
56

62
37

糾爾沁旗草原

862 A04954 W12794
587.2

06818

~~A04954~~

科爾沁旗草原

端木蕻良著

■開明文學新刊■

7317

民國廿八年五月初版發行

實價國幣一元二角

(外埠酌加寄費)

開明文學新刊
“科爾沁旗草原”

有著作權不准翻印

著者 端木蕻良

發行者 章錫琛

上海福州路開明書店

印刷者 開明書店

總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二五八號
開明書店

分發行所

昆明華山東路
重慶西三街
桂林環湖北路
萬縣陵陽打鐵街
馬路

開明書店分店

目次

一
.....
一個古遠的傳說。
傳說是這樣開始的——

二
.....
四太爺，大爺，三爺。
——丁府財源無限的膨脹期。

三
.....
另外一隻魔手。

四
.....
這是真正的故事的起頭。
萬里的草原上一支孤寂的影。

五
.....
三二

六

一個清晨。

父親的哀傷，

——和他的董色的羅曼斯。

七

三奶家——

科爾沁旗大財主腐敗的陰影。

八

豬的喜劇。

九

水水。

十

！

十一

錢。

一九九

一六六

一〇〇

三三五

二五七

二九六

十二

南園子之夜。

.....三二四

十三

推地。

.....三三五

十四

在大伙房。

.....三四六

十五

雨。

.....三七三

十六

孝佛。

.....三九四

十七

父親的祓苦。

.....四二一

十八

天狗。

.....四四八

大地。

十九

一個結束的結束……。

和另一個開始的開始……。

一個古遠的傳說。

傳說是這樣開始的——

這是每個驚鰲湖畔的子孫們，都能背誦的一段記憶裏的傳說，這是記憶裏的永遠不能忘記的最慘痛的記憶。

二百年前，山東水災裏逃難的一羣，向那神祕的關東草原去奔。

這長蛇的征旅呀，背負着人類最不祥的命運，猥瑣的，狼狽的，如同被上帝的魔杖從伊甸園驅逐出來的蛇似的，在那灼人的毒風裏，把腳底板艱難的放平，在那焦砂的乾道上，在企望着，在震恐着，在向那一「福肘子」的國度進行。那曾經禁閉過的王國。

大隊裏，一切都是破舊的，頹敗的，昏迷不醒的，一切都是灰色的線條的單調的組成。

忽然，似乎是一道銀白的光耀一閃，是從來未有過的清白，似乎是白馬尾的蠅甩的一甩，人的眼前一

亮，但遂即就有一個醜惡的灰色的人影，遮沒了這白色的一道，侷促的，受驚的，就像一隻褪了鱗的鯢魚似的，吃力的而迅捷的向前頂着水游移……

一個被飢餓損害了的老醜婦，三升糊香的炒米，放在尿罐裏，外邊用一條油乾的豬水泡包了，放在臃腫的背上。兩隻帶紅絲的眼睛，偷偷的，向左右不住的淒迷的賊視，似乎是她會偷了誰的東西，又好像怕誰去偷了她自己的似地，非常的不安，恐懼，一會用手小心翼翼的揩了揩鼻尖頭上滲出來的一點黏汁，一會又疑心的用手去摸一摸背在自己身後的尿罐。

一個面色蒼白的少婦，把已經被長久的飢餓折磨了的一顆小小的乳頭，感傷的看了一眼，便淒然的塞滿了正在啼哭的小孩子的一嘴，擰起了惺忪的眼臉，困頓的，無告的，向四邊一望，視野裏正碰見那灰色的可憐的人影，老醜婦，像是被她窺見了秘密似的，連忙就向焦老爹的驢車那邊去躲。一轉眼，便鬼魅似的，不見了。

看見了這種出奇的侷促，又看見了那老女人的背脊上的殷實的尿罐，便更像刺傷了心似的，把一種同情的哀愁和自己孤單的身世混合在一起，哀婉的，也矜持的，對着自己也對着那灰色的老婦，哀然的楚楚一笑，便無語地低下了頭，眼睛裏閃耀出淚水似的失望的光。

火炙的風，從四面裏吹過來，她困頓的，一動也不動地，在痛苦的冥想。

那是兩個月以前，一道吃人的黃流，帶着不可抵抗的威力，忽地從不知是什麼地方衝出來……

水在吼着，一切都在慘烈的號叫，綠鉛似的大水，混合着泥屑，砂粒，在灌腸似的向人類直灌。茅屋沖去了，三個月的小驢駒沖去了，大真的針線包也不見了。一切的東西，都變了次序，變了顏色。

水，水在這兒統治了兩個月，一點沒有打回頭的意思。

天氣轉到三伏，水面的蚊虻蒸騰起來了。

蠅子蟲蟲的，大的像蓋蓋蟲，拍的一下，用什麼東西一打，裏面便鑽出三四條小白蠅來，打轉盤的，蠕蠕的動。

水裏的蠅蟲，都是濃灰色的，長的有半寸長，拖着比自己的身子還長的半截尾巴，在水面上鑽聚。水面的，不知是什麼東西釀成羊脂油的結晶塊，花紅腦子膿似的，放散出沒有消化的糞便的膻味，到處的漂着。

自己的丈夫，便是一個清早裏，被大水裏去了，許多少婦的丈夫，也被大水裏去了，不見了。

她輕輕的嘆了一口氣。她想自己的丈夫，也許沒死，將來到關東，也許能碰見他，那時候，他們……她昏亂的想着，她好像突然的，從半天空裏，降下來，落到一片從來沒有見過的顏色很重的大野裏，她和她的丈夫，劬勞着，經營着，穀堆像小山似的長起來，他們都愉快的用着紅花盤吃飯……

忽的，孩子哇的一聲哭出來了，奶汁太稀薄了，稀薄得直到沒有一點奶汁，於是她無力的揩了一揩額頭上的虛汗，把目光無神的寄託在半天空一片火燒雲的遼遠裏……

那雲的海的泛濫，也正是她所忘記而不能忘記的那道吃人的洪水，於是她輕輕地嘆了一口氣，一隻纖弱的指頭，插在蓬鬆的髮裏。

那好像就是昨天，也好像就是方才，水面上，遠遠的就搖來兩隻畫着紅日字的弼船。剛一搖到，人們都一蜂窩似的搶上去了。都想第一個把嘴伸到缸裏去，人們都想第一個來攫取這一點可以維持生命的渣滓呀，於是便拚命的搶了，搶了，大家都默默地搶了……缸搶翻了，人，爬在甲板上，舐着，舐着，上船的人更多了，兩隻船，一起沉，從此不見了放賑的船……

就這樣，他們轉過了一重山，又轉過了一道水，從朝晨到夜晚，在炎陽底下奔，向着那不可知的命運迎去……

每個人都帶着那不可描畫的愁慘，每個人都刻着一臉的悲苦，在飢饉裏，在瘟疫裏，在高山的峻險裏，在河水的迂迴裏，爬向那關外的荒原去。

這樣，他們便給趕出去了，從人類的世界給擠斥了，他們得用自己的手再重新創造自己的命運。他們得用自己的命運去穩定他們自己的生命的徬徨了。

於是他們不聲不響的走，悄悄的向命運的那一端走。

石子酸痛了腳背，瘟疫纏卷了最親愛的親人，於是萬千的腳步都無端的疲憊了。把頭淒迷的向後扭轉，那門前可記念的楊柳不見了，那長滿了青苔的柳籬，也不能再在自己的手裏汲水了……長天裏，祇是

一片紅雲，那，你順着手兒來瞧，那走過來的，故鄉的方向呵……

那蒼白色的女人把頭低到不可再低了……

紅雲佈滿了西天，熱風從草莽裏吹過來，一隻獺狗，把舌頭從嘴裏吐出來，天氣再不准人們自由的喘氣……於是長蛇的征旅，便困頓了，在曠場裏，停住了。

停住了，可以從聲音裏說明，人聲比從前大了，馬兒不住的噲噲，老頭兒也可以坐在一塊小小的石頭上，好好的咳嗽了……於是喧嘩從四面裏滋生出來。

人聲，馬聲，樹聲，夏天的水流聲，悶都都的風聲，百種的聲音，萬種不可思議的聲音，像從這大廣場上突然長出來似的，毛毛棱棱的放射出沒有諧聲的音響，轟轟的，轟轟的，不斷的轟轟的……

轟轟的，狗兒也可以汪汪了，雞兒想起怎樣的咕咕叫了。呵，這好像重新在什麼地方又拾回了生命似的一羣呵，小孩子賊辣辣的笑聲，驢，在那突突的打滾，「小鐵嚨」——來上娘這吃飯來嚨。~~~~~「一種

性靈的母愛，也從聲音的顫抖裏，摔破了固執的長天。檳榔瓢，軟綿綿的歌聲，想是粗粗的指頭在挑動着琴弦吧，啞啞的嗓子怎會唱得圓呢，自己企求着愉快的時候，而聲音裏透露出哀涼了。是鄉下戲子寬敞的嗓

子呵——

「內四方呵，外四方，

哎嚶哎嚶——啲~~~~

關東城的景緻，數着藩陽，

呀呀——一呼咳……

……………。

小雀鳥呵，落樹梢，

白蓮花呀，水上漂，

哼，哎嚶啲~~~~

大姑娘的嬌嬌，全仗着方頭三寸高喉，

呀呀——一呼咳……」

聲音夢似的從曠場裏向四外擴散，有的是擾亂，有的是喧嘩。

青烟從牛糞裏滋出來，曠場添滿了刀杓的聲音，女人把塗滿了月水的褲子在陰涼裏晾了，便又拿起鏟子在鍋裏鏗唧唧的搗和。男人把驢套鬆開，嘴腔裏也隨着打滾的毛驢解放似的打哨子，呱呱。

柞樹密密的排在土崗上，玻璃葉碧油油的貼在樹幹上，帶着難忍的油墨色，排在那裏。偶爾有一絲風絲吹過，才像烤焦了似的，掀起了一葉銀灰色的葉背，說明那是一帶林子。

暑熱從林子後邊爬上來，爬過了漫崗，爬過了曠場，也爬過了人的全身……曠場上擠滿了暑熱的菌

子。

暑熱並不跟着太陽走，因了黃昏的沉悶而更加抑鬱了。於是人們都出奇的發喘，青蠅從四面八方向人進攻，而人除了用手扇風之外，便騰不出手來來轟青蠅了。

焦灼，暴躁，統治了這一羣。人們知道水災之後，還應該有一次熱災。於是年邁的老人，和羸弱的小孩，有的便經不起喘不出氣來的窒息，便悄悄的死去了。

暑熱一直散漫開去，要再沒有一點涼氣，人們便不能在一刻之內生存了。這樣人們又復感到和水災時的一樣恐怖。

一直的，等到幾個小夥子在柞林後邊二三里地遠的地方尋出了一帶山水，人們這才又恢復了生的希望，就都像朝拜聖地似的向柞林後邊進發了。

藍玉色的山水，透明的，薄荷冰似的，一帶跳躍的山水，吶吶的向漫崗子底下滾流。小孩子，小夥子便都跳到裏邊去扎猛子，大家都像到了火星似的嬉戲着。把馬蓮花摘下來，抽了花心，放在剛剛讓水浸溼的嘴唇上，一吐吐的吹。聲音在水面上低迴，再不復是焚人的酷暑，聲音裏帶來了故鄉的二月的天氣。

是誰，「普登」跳到水裏去了，好半天，沒上來，心臟麻痺死了。

人們還是毫無掛望的在水裏洗着，死的陰影已經遮不了生的照耀。

男人們洗完了，姑娘們和媳婦們也拉着手來洗。她們也洗得頂歡，疲倦都給涼爽換去了，體重隨着泥

垢滅輕，身軀追逐着水沫消逝呵。

一個女人的尖高音喊了——「有誰是爺們也混進來了！」幾個騷勁的中年婆子，匆匆的跑過來，幾隻手按住頭，幾隻手按住腳，把腦袋先浸在水裏，死命的向下游一送，順着飛濺的流水，便哇哇的沈到漫崗子去了。

飛濺的流水，現在流的是愉快的聲音，柞葉流動出內心的喜悅，也意外的沙沙的響着，人們現在想起來唱了，檳榔飄在一隻粗魯的手指頭底下開始嘎嘎的……

夜漸漸的深了，露水也重了。山喜鵲從柞林裏發出不祥的吵叫，活像一羣被膈肢的女人。幹什麼今天這裏會來了這麼多的奇異的動物呢，一個守望的，飛起來又落下去。站在一棵最高的樺樹上，向四外瞭望，望見了曠場上的火光，便呀呀的告了警。大家都跑到曠場上驚飛着，火，冒着藍色的濃煙，向着黑天搏襲。幾個老人拖着下巴罵着。小孩子仰着小頭，瞪大了眼睛向天上望着，想看出那叫的到底是什麼，可是什麼都看不見，祇聽呱呱的一片怪笑，怪森人的。

小夥子們聽了，便生了氣，擡起了洋炮，就是兩槍。討了個沒趣，山喜鵲慌慌張張的重新跑回柞林。

太陽還沒到小山頭呢，人們又都收拾起東西，趁着早涼，向着不可知的那一端走去了，懷着淒涼，懷着悲苦，還似乎懷着一種不可知的高興。山喜鵲，成羣的，在天空裏瞭望，呆呆的望定那使勁冒着藍煙的馬糞。

餅發怔，擴散着一點糊香色的幻想……

於是熱風又封合了這昏庸的曠場。

第二段，也是和這一樣的艱苦的文章，仍然，由他們用疲憊的足印來沉重的填寫，那走不盡的可悲的行程啊……

大隊又像水流似的向前流去了，帶着酷暑，帶着衰弱。

青蠅，沒命的追蹤，在小孩的癩痢頭上，在老馬的腫瘡上，帶着瘟疫的種子，去折傷那些軟弱的，已經病了的，老人，小孩，或是不服水土的婦女。

青蠅，這幾天更多了。成羣結隊的，耳畔，眼角的嚶嚶，永遠的不用想斥開。吃飯時，他們落在鍋疤上；睡覺時，他們落在眼角上，你眼皮一動，牠們便落在鼻尖上，擦擦牠們的後腿。到晚上，便更有興緻的，到馬槽裏和馬蠅們爭風，惹得馬羣不住的嘶嘶，尾巴不停的搖着，肌肉無法可想的突突。青年的馬夫們，勉強的從車篷底下爬出來，打着呵欠，嘴裏恨呆呆的嚼着粗話，用腳躁，毫無吝惜的踢着幾匹臥槽的懶驢。

於是瘟疫更加擴張了，最引人奇異的，是那丟失了三升炒米的老醜婦，在一天晚上，大叫一聲，便死去了。

那是前三天的事情。

叫街的剛從遠遠的村落裏回來，焦老爹又喝醉了酒，提起了他的大孫子，劈頭蓋臉的就是一頓打。皮鞭子紅花蛇似的從他青筋咆哮的胳膊上豎起來，努出兩隻黑狗眼。「你這雙折腿的賊皮，你幹啥偷我錢。」老人被酒精的火焰給燃燒了的瘋狗似的，把兩隻臂膊毫無憐惜的揮動着……

鞭梢，不知怎麼的，灼着了霹靂火李四哥。李四哥一個箭步竄過去，箝住了那乾癟老頭子就搖搖，然後猛古丁的向前一擡。沒提防，一個癩蛤蟆戲水，便撲到老醜婦的尿罐上。「花梭」一下，什麼東西在悲哀的哭訴了一聲，炒米便無告的灑在地上。左右的，飢餓的孩子，用不着誰來思索，跳了過來，見到炒米就搶，搶到手裏就吃。於是黃褐的地皮不見了，地上一團扭轉的孩子，是的，這是屬於人類的一羣孩子……大孩子壓在小孩子身上，小孩子從地上提起一把米，帶着土往嘴裏填。小石頭，剛把手往口袋裏放，半路上就被另外一隻手給搶灑了。一回身，口袋又給小扭偷去了，是誰又壓折了正在得意的小扭的腿……

爭奪，哭喊，叫囂，罵詈，從炒米的顆粒所爆發出來的人類簡單到可怕的欲求，然而這欲求，竟終不因其簡單而得到滿足，於是孩子們意識到米是可以搶的了。

米，是沒有了，地上的細土和草桿也隨着光了。幾個落後的孩子，祇得用枯瘦的小手在那乾裂的泥土縫裏，去補綴自己不可挽回的命運了。

而那一隻耳朵的老醜婦也爲了這不可計算的損失而瘋狂了。

這樣，過了三天她，便死了，就是這樣的，瘟疫的巨爪，就更兇殘的向人猛撲了。